

阐释学关照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以李清照词英译为例

卓 玲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本文从对现代哲学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入手,并结合李清照词的各种英译本,论证中外译者在英译李清照词时所出现的误读、误译及文化过滤等现象的合理性,而这正是译者主体性的有力彰显。

关键词: 阐释学;译者主体性;误读;文化过滤;李清照词;翻译

1. 引 言

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过程极富主观性,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吕俊,2000,pp. 51-52)。翻译研究也因此必须寻回译者这一主体。传统译论受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作者中心论与原著中心论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它们主张以原作为权威,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契合。这就使得作者与原著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对象,而译者与读者则成为不敢越雷池的被动接受者。因此,译者形象也被比作诸如“征服者”、“画家”、“媒婆”、Prometheus、“翻译机器”等(屠国元、肖锦银,1998,pp. 28-31)。然而,自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以来,翻译研究便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探讨影响整个过程的操控因素(孙致礼,2003,p. 121)。不难看出,译学研究经历了一次从本体到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式转变,从而将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置于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2. 阐释学关照下的主体研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译作中体现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译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许均,2003,p. 9)。主体研究是一个“多少带有哲学和思辨意味的选题,必须借助一个足够成熟且自身极富渗透力的理论体系”(许均、张柏然,2002,p. 402)。这就为阐释学引入翻译主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及逻辑上的契机。阐释学(Hermeneu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广泛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它是一门关于理解、解释及应用的方法论学说。传统的阐释学代表人物是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他们的学说渗透着明显的客观主义精神,坚持创作者对其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因此,接受者应努力把握“文本”原意,把握原作者的“本意”。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的认知范式从传统的客观解释转向了主观的阐释。当代的阐释学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Gadamer),他们的阐释学哲学实现了阐释学的根本性转折——本体论转折,彻底击碎了传统阐释学坚持要追求的纯客观意义上的迷梦,因而寻回了被遗忘的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本文从分析现代哲学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几个核心概念,将译者视为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进行研究,结合李

【作者简介】卓玲,女,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清照词的各种英译本，试图对其产生不同译本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对中外译者在英译李清照词时所出现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等现象进行客观的、合理的梳理。

3. 理解的历史性与误读

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及其历史局限性，阐释学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理解者及理解的对象——文本都是历史的存在，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那么，对文本的理解诚然也具历史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应该去正确地评价及适应它。理解的历史性使得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误读及偏见。历史性误读是时代认可的理解，是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价值观等影响的产物。我们从李清照词的英译中也可可见一斑。

西方译者翻译李清照词，异国情调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译文中常常出现的误译，或称为过度诠释，似乎也是合乎“情理”了。当然，这是译者带着文化有色镜看到的、以我观他的一种文化视角。李清照词《临江仙》中“试灯无意思”，外国译者 Julie Landau 英译为“ I've no heart to flirt at Lantern Festival ”，可见，译者将中国的元宵节看作是调情说爱的节日，他在译文后的注释中也说道，元宵节是中国妇女可以走出闺房游玩的极为少数的几个节日之一，因此这一误译应该为译者有意为之。又如，李清照词《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词人在原籍以此词寄赠远在汴京的夫君赵明诚的，委婉地表达了其相思之苦。其中“有暗香盈袖”一句 Lucy Chow Ho 译为“ My sleeves are perfumed by the fragrance of the plants ”。作为独立的美国现代女性，她们对爱情的见解与中国古代妇女的思想观念大相径庭，外出赴约时精心打扮一番，涂抹胭脂擦拭香水是常事。Lucy Chow Ho 可能不知道在九九重阳节与朋友赏菊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习俗，那么中国传统女性的多愁善感对于译者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所形成的偏见及误读，Lucy Chow Ho 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将李词中多愁善感的女性变成一位打扮入时的美国女性。许渊冲先生由于从小受中国文化熏陶，对本国传统习俗及历史文化无比熟悉，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译文“ My sleeves are filled with fragrance and with gloom ”。众所周知，香水是洒在衣服外面的，暗香是“ lurked inside ”，这一里一外凸显了中国古代女性性格的含蓄。

理解的历史性揭示了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其实就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逗留，要完全纯客观地理解文本，进行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语符转换是不可能的（张德让，2001，p. 23）。误读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成为“出自本身需要的阐释和意义重建”（张德让，2001，p. 136）。我们通过李词英译中历史性误读误译现象的整理，管中窥豹，可以发现译者主体性在整个李词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4. 视界融合与翻译中的文化过滤

视界（Horizon）指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传统阐释学认为文本原意是唯一确定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努力接近文本原意，做出对其“唯一正确”的理解。伽达默尔反对传统阐释学对客观主义的追求及其对文本作者本意的迷信，因为他们忽视了人类理解的历史性，译者在翻译时，直接面对的并非作者，而是文本。对象文本、翻译主体及意象读者在历史演变中，都有其各自的“视界”，如何克服文本与读者距离的疏远，关于这一问题，伽达默尔指出，阐释的目的是理解及解释那一文本对于现在的我们意味着什么，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视界，让翻译涉及到的诸多视界达到融合贯通，最终完成沟通、交流之重任。因此阐释带来了一种他者与我们、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发生在二者视域融合的瞬间。

然而，视界融合实非易事。我们无法做到语言和文化之间透明的互译，词语的对应只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冲突的场所

(刘禾, 1999, p. 36)。视界融合的过程即视界之间相互碰撞的过程, 这种相互碰撞相互排斥的结果, 使得译者避免不了地用译语文化来归化、过滤原语文本。理解一开始, 理解者的视界就进入了它所要理解的那个视界。这就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不可避免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转换, 要求译者把对原文的理解在另一种文化中完整地创造出来。但是, 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中国古典诗词内蕴丰富, 具有意在言外、辞不尽意等特点。要把古典诗词中含义丰富的文化意象译成等同的英文对译者来说是一大难题。李清照词《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最末一句“东莱不似蓬莱远”, James 把“蓬莱”改译为 Paradise, 原文中的道教胜地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基督教中的天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色彩已被完全涂改。这种文化意象在翻译中的相互取代正是两个视界碰撞及寻求融合的体现。相对而言, A far-off island in the Eastern Sea (王红公、钟铃) 和 the fairy isles (许渊冲) 略胜一筹。另一例, 李清照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 词人通过对寒食天景物及人物活动的描写, 表现她郊野斗草的喜悦及惜春的淡淡忧愁。最末一句“黄昏疏雨湿秋千”, 王公红译为“ And then—in the orange twilight—; Fall widely spaced drops of rain.” “秋千”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 黄昏、疏雨、湿秋千三个叠加的意象共同组成一副画面, 以物传情, 把词人淡淡的忧愁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一句在王红公看来与整首词关联不大, 破坏了此词意境的完整性。时已黄昏, 蒙蒙细雨, 潮湿的秋千无法荡玩, 这一切带给词人淡淡的感伤。许渊冲认为王红公用“orange twilight”译“黄昏”颜色过于鲜亮, 以“drops of rain”译“疏雨”似乎也雨点过大, 而“湿秋千”这一意象更是因译者所谓的并无关联性而被舍弃, 所以将此句译为“ In drizzling rain at dusk the garden swing won't sway”。作者的研究生导师唐述宗教授却认为此译文是许渊冲先生对郊野自然现象观察不够细微而造成的另一种误读与误译: drizzling rain 是“蒙蒙细雨”或“毛毛雨”, 不同于傍晚稀疏的太阳雨, garden 和 won't sway 更是无中生有。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更为可靠的译文“Moistened by a sparsely scattered dusk rain; The deserted swing yonder is left to drain.”

理解就是理解者同文本进行的一场对话, 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解者都有其自己的视域。理解不是让理解者抛弃自身视域的过程。人们一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 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 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 1995, p. 110)。由于不同语言及文化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存在的,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不可避免, 在英译李清照词的这一过程中,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5. 结 语

文学翻译即阐释, 是一种特殊意义的阐释, 一种全面、深邃、直观、艺术和积极主动的、处于变化发展中的阐释。因此, 文学翻译必然或多或少带有这一活动的主体即译者的个人色彩(许钧, 2001, pp. 163-173)。在文学翻译中, 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作为阐释者, 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 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 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查明建、田雨, 2003, p. 22)。可见,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 误读、误译及文化过滤等现象都说明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 乐黛云. 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乐黛云, 勒·比松. 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刘禾. 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36.
- 吕俊.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 外国语, 2000(5): 51-52.
-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屠国元, 肖锦银.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译者形象[J]. 中国翻译, 1998(2).
- 许钧, 张柏然.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许钧.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1).

张德让.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1(4).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light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n translating LI Qing-zhao's lyrical poetry

ZHUO Ling

Abstract: The subjectiv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as an active componen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pplies the basic notions of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fusion of horizons—to justify, with a special view to the various versions of LI Qing-zhao's lyric poetry, the act of misreading, mistranslating and cultural filtering. It argues that all these clearly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l translation.

Key words: hermeneutics; subjectivity; misreading; cultural filtering; the lyric poetry of LI Qing-zhao; translation

(Edited by Stella and Doris)